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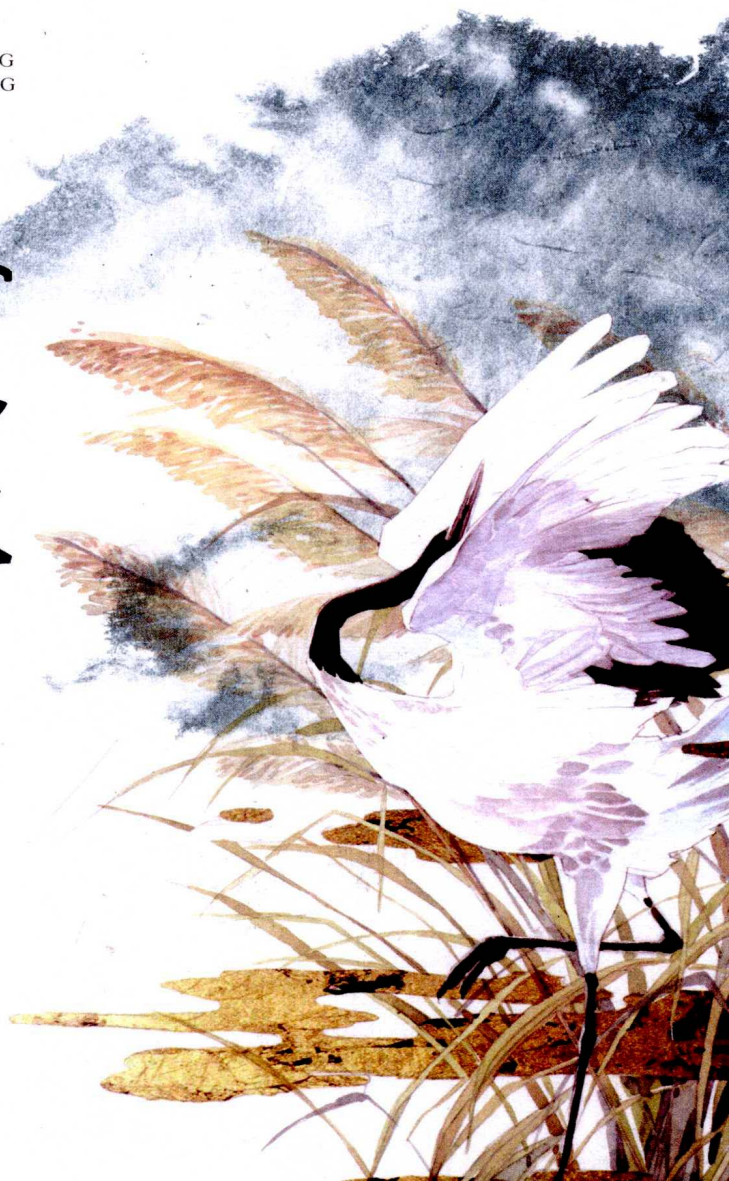
犹记惊鸿照影

风凝雪舞

著

YOUJI
JINGHONG
ZHAOYING

手握江山万里，叱咤风云涌起。
蓦然回首，一身孤寂，
我的天下，再也没有你。



犹记惊鸿照影

YOUJI
JINGHONG
ZHAOYING

风凝雪舞
著

策划编辑：侯 开 古月珊
责任编辑：赵 锋 奚春玲
特约编辑：郁 丹
封面设计：八牛设计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犹记惊鸿照影 / 风凝雪舞著. — 长春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4

ISBN 978-7-5463-2676-4

I. ①犹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9749号

书 名：	犹记惊鸿照影
著 者：	风凝雪舞
出 版：	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地 址：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(130021)
印 刷：	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：	700mm×980mm 1/16
印 张：	22
版 次：	2010年5月第1版
印 次：	2010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	ISBN 978-7-5463-2676-4
定 价：	29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发行部负责退换)



目
录

楔 子	往事不如烟/1
第 一 回	代嫁入天家/3
第 二 回	新婚守空闺/7
第 三 回	归宁闻旧梦/14
第 四 回	枫林初相遇/19
第 五 回	深宫贵妃怨/24
第 六 回	逃婚妹归来/28
第 七 回	姻缘联东宫/32
第 八 回	夜宴现惊鸿/36
第 九 回	深夜忧心忡/42
第 十 回	齐心斗太子/46
第十一回	琴音撩情动/53
第十二回	远征抗北胡/61
第十三回	玄机骤惊心/65
第十四回	送信人难寻/76

第 十 五 回	邺城传歌谣/82
第 十 六 回	小别胜新婚/90
第 十 七 回	拳拳千里寻/96
第 十 八 回	塞上风云变/103
第 十 九 回	冲冠为红颜/109
第 二 十 回	大雪满弓刀/114
第二十一回	情义两心知/120
第二十二回	夫妻至亲疏/128
第二十三回	恍然如隔世/137
第二十四回	天下两难事/148
第二十五回	画鬓何如霜/156
第二十六回	题字生猜忌/164
第二十七回	夜宴暗潮涌/170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八回 | 慧语催荆棘/179 |
| 第二十九回 | 结发作同心/188 |
| 第三十回 | 照影勾旧情/193 |
| 第三十一回 | 闻君有两意/199 |
| 第三十二回 | 故来相决绝/205 |
| 第三十三回 | 但见新人笑/211 |
| 第三十四回 | 护子意决然/216 |
| 第三十五回 | 情薄陌路深/222 |
| 第三十六回 | 轻纱掩秘辛/228 |
| 第三十七回 | 远行解疑云/233 |
| 第三十八回 | 平地起惊雷/239 |
| 第三十九回 | 当时已惘然/244 |
| 第四十回 | 唯期彼岸香/252 |
| 第四十一回 | 望断归来路/260 |
| 第四十二回 | 无处话凄凉/266 |
| 第四十三回 | 心事终虚话/273 |
| 第四十四回 | 生死悲欢道/281 |
| 第四十五回 | 无计可消除/287 |
| 第四十六回 | 与君生别离/294 |
| 第四十七回 | 青衫绝寒影/301 |
| 第四十八回 | 苍鹭峰许约/306 |
| 第四十九回 | 捐躯赴国难/312 |
| 第五十回 | 同心而离居/320 |
| 尾声 | 风雪重相逢/326 |
| 番外 | 只是朱颜改（桑慕卿）/328 |
| 番外 | 过眼云烟空（杜如吟）/334 |
| 番外 | 始知相忆深（漓陌）/342 |

楔子 往事不如烟

他又一次见到了她。

漫天飞雪中，她红衣翩跹。

他在马上，白羽铠甲，看她身后，万仞绝壁。

距离那么近，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眼底变幻的光影，不遗一丝一毫。

惊痛、绝望，直到如今，只余一片哀凉如水。

她看着他身后严阵以待的兵士，微微一笑，长发在风中飞舞。

“曜哥哥。”

他听到她的声音，异常轻柔，以至于他开始怀疑，她并不曾真的开口，这只是盘桓在他脑海中的声音，那么多年了，还是一直回旋着不肯散去。

他迟疑着伸出了手，向着她的方向。

而她唇边的凄凉笑靥，在一点儿一点儿地扩大，终究幻化为一种倾颓的弧度。

他的心倏然一沉，却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动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她跃下悬崖，那么决绝，又是那么沉静，宛如惊鸿般的美丽。

风刀在侧，他的右手手臂一直维持着方才前伸的姿势，古怪地停在半空中，一动不动。身体僵冷麻木，心也如此，感觉不到冷，也感觉不到痛。

“殿下英明，天佑吾朝……”

在身后将士的跪拜欢呼声中，他缓缓地，一点儿一点儿收回了自己的手。

“回宫。”握着缰绳，他淡漠地开口。

“殿下……”门外传来总管秦安略带忧心的声音。

南承曜微微闭目，同样的梦魇，五年来，如影随形。他起身，开口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停了片刻，秦安恭谨的声音响在门外，“慕容丞相到了，正在前厅候着。”

秦安静静地等在门外，听着屋内的寂然。

其实，他并不担心，他是看着殿下长大的，他很清楚殿下的心性有多么坚韧，他知道如何做才是最好的选择。

不一会儿，门便开了，他并没有等太久。

南承曜一袭玄色长袍，装束随意，却掩不住，贵胄天成。

他看了一眼天边，月如钩。

并未多说什么，优美的弧形唇角淡淡勾出一个凉薄的笑意，他越过秦安径直往前厅走去。

到了如今，生命中，还有什么 是舍弃不了的？

第一回 代嫁入天家

慕容丞相府

“一梳梳到尾，二梳梳到白发齐眉，三梳梳到儿孙满地，四梳梳到四条银笄尽标齐……”

在好命婆喜气洋洋的祝祷声中，我自铜镜中看到母亲带泪的微笑。

明日，便是出阁的日子了，原以为可以万般皆由心，却终究是，割舍不了太多的牵绊。

“清儿，你幼时失散，我好不容易才寻回了你，原想着多留你几年，谁曾想……”

好命婆手中的玉梳，缓缓滑过我如水的长发，而母亲却是话一噎，竟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一旁服侍的丫鬟碧芷素来伶俐，忙递了绢子过去给母亲拭泪，一面巧笑着开导，“小姐明日嫁的可是我南朝三皇子，天生贵胄，俊逸倜傥，是多少女儿家盼都盼不到的荣耀，这么好的福气，夫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……”

母亲闻言，含泪微笑着点了点头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只是心里不舍得。”

伴着好命婆的祝祷声，母亲自贵妃椅中起身，亲自扶我在身侧坐下，或许是看我的神色过于安静，她方才扬起的笑容不由得一黯，“清儿，此刻房中并无外人，母亲也就直说了。我知道，这次的事情到底是委屈了你，可是慕容家小姐同三皇子大喜的消息早已是天下皆知，滢儿又这般胡闹，做出逃婚这等陷整个家族于大祸的事情，不是万不得已，你父亲和我，又怎么会让你代嫁，受这样的委屈。”

“我明白的，并不曾觉得委屈。”我应着母亲，且温婉地一笑，但心底却是清如明镜，虽为代嫁，但凡是知情的人，都在纷纷议论着我的好运，若非妹妹出人意料地逃婚，我又怎能轮到这等如意夫婿，庆幸尚且不及，又何谈委屈。

将视线移到窗前高照着的龙凤烛上，我轻缓地开口，“清儿只担心自己会辜负了父

母的期许。”

母亲闻听我这么一说，反倒一笑，“这便是你多虑了，天下人只知慕容家的小姐择日即嫁与三殿下，诏书里面并没有写明是哪一位慕容小姐。你父亲一早已赶至三王府向殿下道明原委，有殿下应承担当，皇上那边也并不会太追究的。”

我未再开口，看母亲的神情，三殿下必是应允了，一切已成定局。

母亲见我仍不言语，面色中闪过一丝忧虑，忽而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握了我的手开口道：“清儿，你可是担心三殿下看重的是滢儿的美貌？”我一怔，未曾想到母亲会出此言，片刻之后，也便释然，毕竟妹妹慕容滢的美丽才情，早已名动京城。

还未有所言语，一旁立着的丫鬟疏影已不服气地开口道：“以色事人，有好下场的能有几个，小姐的美丽又岂是寻常人所能比的。”

母亲大概未曾料到她会如此插话，一怔之后，却是含笑开口，“好孩子，你和清儿一道遭劫，一直陪在她身边，这般维护她，有如此的情分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”

我抬眸对疏影微微一笑，五年前举家迁至上京途中，遭遇前朝叛军，我的轿辇在混乱中不慎坠下深崖，那时，我不过才十四岁，而轿辇里陪伴着我的，唯有她。

疏影未再言语，而母亲也不再继续方才的话题，只是又细细嘱咐了我许多，至深夜，碧芷几次笑着催促，说得给新嫁娘一枕好眠，明日大喜时才能容颜姣好，她方依依起身，眸中尽是不舍。

我一直送她到小院门外，母亲握着我的手，紧紧的，却是一路无语。

一入侯门深似海，自古便是如此，更何况，天家门楣。

我们很清楚，明日之后，连见面都是万般不易。

目送母亲的背影消失在曲径深处，我独自转身，但见天边，冷月如钩。

而屋檐之上，玉钩之下，一个人影白衣胜雪，见我回身，他擎着手中的酒坛朝我的方向微举示意。

我微笑，“既然来了，为何不进屋，在这屋檐上做什么？”

他足尖轻点，眨眼的工夫便已稳稳地站在我面前，笑道：“走，我带你骑马去，过了今日，不知要待何时才有机会。”

我心泛暖意，笑着把手交到他伸出的掌心中，此人乃我最小的弟弟慕容澈。

“先去琴房取箏。”我笑着微语。

他点头，握着我的手就势一带，轻轻托住我的腰，足尖发力，便凌空跃了起来。不一会儿，便到了我们平日里常去的山谷。

此刻，月朗风清，我与澈并坐于林间，看马儿悠然自得地在一旁漫步。

他打开酒坛，自己先饮了一口，然后递与我，一笑道：“欧阳伯伯果不欺我，的确是域魄酒，我记得你曾说过，离家失散时最爱此酒的清冽冷香，所以特意托人寻来。”

我接过，就着酒坛浅酌了一口，大婚前日，新嫁娘按例是不得出闺阁，不能见任



何男子的，纵然父兄亲人也是不行。思及此，我不由得微微一笑，“若是母亲知道我同你这般胡闹，必然要怪罪于我。”

他一脸的不以为然，“若你像他人一样拘泥于什么狗屁礼法，我又怎么会带你到这儿。”

我看着他，我最小的弟弟，已然出落成一个俊朗异常的磊落男子，再过几年，谈笑间将不知会虏去多少女儿家的玲珑心思，可是，他骨子里的不羁，却也一直是为父母所头痛的。

澈自小聪明异常，父亲本意是想让他入朝为官的，可他偏偏不喜官场上的繁文缛节，整日出入于羽林军中，倒是深得大将军欧阳钊的喜爱。

那些兵法布阵、行军打仗的本事他学到多少，我暂且不知，可是这般敏捷矫健的身手，以及坦荡磊落的个性，却无疑是其余几个兄弟所不及的。

“二姐，明日苏先生可会来？”澈的问话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我垂眸，右手却不自觉地抚上左臂，单薄的绫绡之下，凤凰浴火，振翅欲飞。曾经，有人用炼金朱砂，亲自替我细细描摹，一笔一画，低语温言。

炼金朱砂色泽鲜亮，且历久不褪，因此极为难求。那时的我，因坠崖的伤势尚未痊愈，眼睛仍不能视物，只知他在替我遮掩臂上无法褪去的疤痕。

“绘的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他回答道：“凤凰集香木自焚，复从烈火中更生。清儿，自此便是你全新的人生。”

他带我游历天下名山大川，教我识得星象医理，海棠花树下，漫天金针飞舞如花雨。

他为我创了套棠花针，一招一式，执手提点。只因我坠崖后身子大为受损，虽几经调理，却已不再适合习武。而他说，这世间，唯一能真正依靠的，只有自己，所以他教给我自保的能力。

“二姐？”

前尘往事种种尽如烟，而澈的声音适时地打破了我的回忆，看他不解地扬眉，我才收敛起自己不合时宜的思绪，淡淡一笑，“不会。”

澈的眉目间浮现出了些许向往与惋惜之色，“真是可惜，邪医谷主苏修緬，我原想见识见识这个传奇人物的。当初若知道是苏先生救的你，我便随他们亲自接你去了。”

我还不来及开口，他已经释然一笑道：“会有机会的，待明日，我名扬天下，自能与他论剑眉山。”

此言之下，他的眉目间尽是说不出的英姿俊朗、少年意气……

我笑了笑，起身自马背上取过带来的秦箏，轻捻慢挑，一个个的音符便在月色下倾泻而出。

澈剑眉一扬，朗声而笑，“二姐，还是你最了解我。”

话语间，已长剑出鞘，剑光闪处，蛟若惊龙。

“九重天，意迟迟，手寄七弦桐，挥剑倚天高。四海平，六合收，独醉笑沙场，杯酒酹长空……”

箏声激越，催发剑势，而长剑如虹，蓄势而发。最后一招剑锋凝定，而我指下的一曲《将军令》也恰尽，剑舞箏音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我抬眸，与他相视而笑。

一剑舞毕，澈已是大汗淋漓，然而却掩不住眉目间的意气风发，他潇洒地举袖往额上一擦，笑道：“好久没这么畅快过了，二姐，你若走了，我去哪里找人弹箏陪我舞剑……”

话语未完，他想必是记起了我明日便要嫁入王府，表情显得有些沉闷，“三姐的婚约，你何必应了，王府之地并不适合你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答道：“这婚约本是天家旨意，滢儿音信全无，我绝不能坐视整个家族大祸临头。”

听我此言，他的眼中闪过几分嘲弄之色，走到旁边的草地上躺下，双手支撑在脑后，看着沉沉的天幕，道：“你既然都已经记不起过去，又何必为了可以算是陌生人的家族赔上一生——就连三姐都懂得为自己争取。”

“瞧你说的，好像自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似的。”我笑起来，伸手拍了拍他的脸，不欲再继续这个话题。

他看我半晌，掉转头去，重又对着漫天的星斗，开口道：“对不起，二姐。”

我诧异地转眼看着他，他却并不看我，只是声音径自传来，带了些无奈和自嘲，“我没法帮你过你想过的生活。”

我心底一颤，对他轻浅一笑，“你怎么知道这不是我想过的生活？”

“你心性淡定洒脱，非一般的闺阁女子所能比，嫁入王府，在外人眼里是荣光万丈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却是委屈了你。而三殿下，”他原是想也不想地开了口，却在这时顿了顿，片刻之后，方才再继续，微带叹息地说道，“未必肯费心思识得你的好。”

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他到底还是不愿太令我难堪，因而没有将话说得那么绝对。

虽然我回到上京不过两年时间，与这位三殿下素未谋面，然而他的种种风雅之事，却一向不绝于耳。

见我不做声，澈转头看向我，“二姐，你该像苏先生那样，自由自在，与山水星辰为伴，不该受这些俗世的羁绊。或许，我们不来寻你，你会过得更好。”

我垂眸微笑，藏住眼中的浅浅悲哀，不期然地想起了两年前，苏亲自送我出谷时的绝情，并不是我想留就可以留下的。他的生命中容不得任何的牵绊，而我的不期而至，曾打扰了他三年，已经太久。

再抬头，我的眸中已是一片清明，并未看澈，只是对着如钩明月笑了笑，“既然流水无情，落红何苦痴缠，不如化作春泥，至少，可以护得了那些在意我和我在意的人。”

第二回 新婚守空闺

虹裳霞帔步摇冠，钿璫累累佩珊珊。

“行庙见礼，奏乐！”

我安静地任由喜娘扶着，在赞礼官的赞唱声中盈盈下拜，我的手里，握着江南新贡的上好红绸，红绸的彼端，便是当朝三皇子南承曜，我未曾谋面的夫婿。

我看不见他的样子，龙凤呈祥的喜帕遮住了我的视线，整个世界一片明艳艳的红。三跪，九叩首，六升拜。

嫁与天家，礼数更不容怠慢，待到由喜娘引入喜房时，我的鬓间已微有汗意。

喜房外礼乐声浓，越发显得房内的安静，一个丫鬟递过碟点心与我，轻声道：“请王妃先用了这些点心，都是宫里赏赐下来的，奴婢每样择了一些，累了一日，您也该饿了。”

那婢女的语音舒婉得体，我虽然并不饿，却仍随意拣了一两样尝过，方才将碟子还与她。

她接过，又再开口，“如今殿下是一时半刻脱不得身的，请王妃稍事休息，奴婢就在门外候着，有事只管吩咐。”

她关上门出去了，礼数周全，偌大的房间便只剩下我一人，这个时候，就连疏影亦是只能守在喜房门外的。

我的手指，细细摩挲着喜服上滚金的并蒂莲花，这喜服是远在江南出任营造司监的舅舅，遍选绣女命妇，历时三个月才完成的，并快马加鞭送与了我。

青荷盖绿水，芙蓉披红鲜。一针一线，尽是旁人难以企及的尊荣。

我极淡地一笑，拂过略显宽舒的衣袖。

这一切，原本并不属于我，因而再怎么尊贵，也终究是不合适。

这段从一开始就错位了的姻缘，又会有怎样的结局？

“怎么可以这样？那我家小姐怎么办？”喜房门外，疏影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纵然已经压得极低，却依然掩不住不忿与焦急。

那个舒婉的女声再度响起，轻声回应，带着礼数与歉意，却是不卑不亢，“宫中急诏，圣上龙体欠佳，所有皇子皆需即刻入宫侍驾，情势所迫，三殿下亦是不得已。”

“再急，揭喜帕的时间总该有的吧，现在怎么办，是让我家小姐自己揭了喜帕，还是继续等下去？”

那个女子一时无语，显然也是在踌躇之间，而我微一沉吟，开口唤了疏影的名字。

疏影连忙应声进来，而那个矜持有礼的声音，亦是随后响起，“惊扰了王妃，是奴婢的不是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“言重了，事有缓急，君父之命原是不可违的。”

“可是小姐……”

未待疏影的话成句，我伸手握住她的手，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。转而对那名婢女开口道：“请问姑娘，王府中是否有福寿双全的妇人？”

“殿下的乳母王夫人当是如此。”

“那有劳姑娘请王夫人替慕容清‘请方巾’。”

“这……”她有些犹豫。

“宫中既有急诏，必是圣上病势不稳，否则必不会轻易惊扰皇子的婚典。因此，殿下此去何时能归，尚未可知，这样等下去终究不妥。而新嫁娘若是自行揭下喜帕是为不吉，纵然我不在意，但日后传出，对殿下而言未必是件好事。因此，请王夫人代为‘请方巾’，实为有礼可循，且请权衡利弊，有劳姑娘了。”

我语音平静，言毕，亦不催促。

那婢女沉吟了片刻，开口道：“王妃所言极是，奴婢这就唤人去请王夫人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王夫人便到了，随着喜帕的掀起，我看见一个华贵雍容的房间——百子帐、鸳鸯枕、龙凤被，床上撒满了红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等各式喜果和吉祥之物，摆设陈放，极尽奢华，且喜气洋洋。

然而，于这片喜庆的世界里，我的夫婿，却独独不在其中。

并非没有一丝失落，然而心底，却也只是长长地舒了口气，纵然知道这一切是无可避免的，可要与一个陌生男子肌肤相亲，我想，于我，仍未能释然，那么，多一些心理适应的时间总归是好的。

这样想过之后，又不免觉得自己有些可笑，木已成舟的事情，还有什么可抗拒的，又有什么放不开的……

于是，我索性不再去想。

耳畔仍有喜乐和王夫人的抱歉宽慰之声，我微笑着，视线却缓缓地落到了窗前。

案桌上，红烛摇曳。此番良辰美景，是注定要辜负了。

疏影服侍我睡下，这一夜，我睡得并不安宁，一直睁着眼，看着天色一点儿一点儿地亮起来。

尽管已经放慢了动作，起身的时候，还是吵醒了睡在外间的疏影。

她连忙过来帮我拾掇衣裳，“小姐，怎么也不多睡会儿？”

“既然醒了，继续躺在床上反倒不自在，倒是你，昨日累了一整天，现在又被我闹醒了。”

“小姐言重了，”她一笑，转身就要往门外走去，“我去帮小姐要些热水来梳洗，只是现在时间尚早，也不知道王府的人有没有备好。不过也不打紧，我可以顺道打听一下三殿下回来没有。”

她还未走到门边，便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轻巧的脚步声，夹杂着一个丫鬟压低了的声音，“不知道王妃还要多久才起身，大冷的天，寻云姐姐偏这么早就打发咱们过来。”

另一个声音冷冷地响起，虽也刻意地压低了，却依然能听得很清楚，“不过是鸠占鹊巢罢了，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？要我说，即便是慕容家那个美若天仙的三小姐也是配不上殿下的，何况是她呢。”

我一把拉住欲推门而出的疏影，示意她不要做声，淡淡地笑着继续听外面的声音。

“可是这位新王妃也是很美的，难道昨夜王夫人揭喜帕的时候，姐姐没有看到？”

后面的那个女子似是不屑地笑了下，声音依旧冷冷地传来，“就连府中那些霓裳歌姬，比她美的也大有人在，更何况……”

她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听起来并不真切，只听得另一个丫鬟的声音略带惊讶，“不会吧，慕容家二小姐是曾遇劫，可后来丞相府确实寻回了她，自家女儿总不至于错认吧。再说了，当时与二小姐一同跌下悬崖的丫鬟，她的妹妹暗香是三小姐的婢女，恰恰与我要好，这又怎么假得了……”

她的话还未说完，就被一个女子打断了，“你们在这儿胡言乱语些什么？”

我记得这个声音，是昨夜的那个十分有礼的婢女。

那女子既能进入喜房，言谈举止又从容得体，由此可知，她虽为婢女，地位却不低。

果然，先前的那两个女子之声立刻打住了，讷讷地叫了声：“寻云姐姐，逐雨姐姐。”

只听先前的那个清持女声叹了口气，低低开口，“你们到王府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还不明白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吗？”

那两个女子尚未开口，另一个娇俏的女声已轻笑着响起，“好了寻云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在这些小丫头的心目中，公子可是天神一样的人物，如今他成亲了，大家心里面不舒坦也是情有可原的。”

寻云似是有些无奈，轻声道：“逐雨，怎么你也来添乱，轻声些，不要吵醒了王

妃。还有，说了你多少次，怎么总改不过口来，虽然殿下并不计较，可让外人听见也终归是不好的……”

逐雨轻笑着打断了她，“行了行了，好姐姐，我下次不敢了。再说了，你也不用事事这么小心的，多累呀。譬如说我们的新王妃，我打赌，她不会那么早醒的，昨天那么累，可不是她们这些金枝玉叶受得了的。”

“这位王妃与一般的闺阁千金似乎有些不同，昨晚遇到那样的事情，她丝毫没有寻常女子该有的慌乱，言谈之间，淡定从容。”寻云停了片刻，才又开口问道，“逐雨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眼睛？”

那逐雨依旧轻笑，“好姐姐，新王妃是不错，可跟着殿下那么久了，咱们什么样的美人没见过，我可没去特别注意她的眼睛。”

“乍看之下并不觉得，可如果你注意的话……”长时间的停顿之后，寻云终于开口，“她的眼睛，很像一个人。”

逐雨愣了片刻，有些犹豫地开口，“你是说……”

两人都没有再说话。

她们既不言语，另外的两个小婢女自然更不敢做声了。

门外，只听得到风吹树叶的声音。

我更加用力地握着疏影的手，对一脸不忿的她安抚般地笑了笑，然后又待了好一会儿，确信不会有人察觉出异样，方对她笑道：“好了，开门去吧，就说我们刚醒来，需要热水。”

疏影的脸上仍有不忿之色，却还是照我说的去做了，门外的人纵然察觉到她的神情有异，也只会当她是昨夜之事耿耿于怀呢，绝不会有人计较和怀疑的。

换上暗红牡丹的绫纱锦，腰际系上白玉飞燕佩，鬓间插着九凤金步摇。这么喜庆华贵的装扮，原非我所喜，然而在这样的场合，却是再合适不过的。

总管秦安是个面容慈善的老者，却有着洞悉世事的一双眼，此刻，他正带了府中众人一一与我见礼。

我特别留意了一下那个唤作寻云的婢女，眉目沉静，舒婉得体，而逐雨，也人如其声，娇俏动人。果不出我所料，这二人皆是南承曜的贴身丫鬟，自小服侍，情分深厚，地位也绝非一般人所能比。

“王妃，按例，今日原该入宫面圣奉茶请安的，可如今皇上龙体欠安，宫中降下旨意，一切礼节后延。三殿下如今也正在宫中早晚侍奉，脱身不得，且传话回来让王妃宽心，命老奴带王妃四处走走，也好早日熟悉王府的情况。”漫长的见礼结束后，秦安方躬身上前向我平和开口。

我微笑点头，“有劳秦总管。”

与他一道步出主厅，漫步在三王府如画的景色中，雕栏玉砌，水榭歌台，入眼处

处，莫不精雕细琢、美轮美奂，让人疑似仙境。这一切，纵比皇宫亦不逊色。

忽然，想起了待字闺中时听到的坊间传闻，这位三皇子性喜精巧，所用所出，每一件，莫不要天下间最好的，丝毫不忌惮世人的眼光。这往往也成了他的政敌攻击他的武器。

澈曾不屑地说过，越是无能的人，越会寻这些细枝末节，还自以为是利器。

更何况，他们所攻击的，还是当今备受圣宠的南承曜。

面对这些纷纷扰扰，他依然故我。仿佛他所在意的，不过是丝竹佳酿、霓裳羽衣而已。

只不过，这位三殿下，也绝非无才之人。朝堂之上，但凡圣命，再棘手的难题，他也总能办得妥帖，且带一脸散淡的笑意，让人挑不出半分不是。

“王妃，前方是‘枫林晚’，平日殿下常独处于此，并不喜旁人打搅。”秦安平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，我抬眼看去，密密的一片枫林赫然在目。

相较于府中种种的繁华雅致，这片枫林却是极为清幽宁静，颇有遗世独立的味道。

我细细品味秦安的话语，那是带着敬意和淡淡的告诫之言。

我身为王妃，与他是主仆有别，他自然不会直接开口，告知我不得入内，可依他的意思，这片枫林，只怕府中是没有几个人能随便出入的。

我对秦安温婉地一笑，“多谢秦总管，我与疏影定会多加小心。”

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眉目间依然一片平和，引我往下一处走去。

一路走去，方才知道外人口中赞叹不已的三王府，确实担得起恢弘精巧之名，大半天的时间，不过才走了几处主要院落。

秦安停步看我，道：“走了这大半日，想必王妃也该乏了，府中甚大，也不急于一时走完，不如老奴先送王妃回归墨阁休息。”

归墨阁是府中最为精巧华贵的院落，也是我今后生活的地方。与南承曜所住的倾天居并不相邻，但也非遥遥相对。

见我点头，秦安便亲自引我回去。而归墨阁内，寻云早已等候其中，我方进小花厅坐下，便有丫鬟捧上水盆毛巾让我净手，寻云亲自奉上一杯碧螺春，温度恰好。而小几上，各式鲜果、精巧茶点更是早早便摆好了的。

待我饮过茶，又歇了一阵，寻云便上前行礼道：“从前府中主母空缺，殿下便吩咐奴婢暂为打理王府账目。如今既然王妃位定，府中大小事务自当交由王妃定夺。还请王妃随寻云移驾库房，容寻云将过往账目一一禀明。”

我微微一笑，“方才我随秦总管一路走来，王府种种，井然有序，这都是姑娘和秦总管的功劳。现如今，不过是多了我一人进府，维持现状便好，没有必要改变什么。”

寻云微怔之后低头应道：“奴婢不敢。”

我依旧微笑，“从前殿下吩咐姑娘打理府中事务，必是信得过姑娘，现如今，我也

一样。再说了，我初入王府，一切都还不熟悉，贸然插手反倒不好，所以，有劳姑娘了。”

寻云半晌不语，过了许久，方轻声地恭谨作答：“既然王妃吩咐，奴婢必当尽心而为，直到王妃接掌那一日。所出种种，寻云必每日向王妃禀明，绝不敢有半分隐瞒。”

又陪了一会儿，她方告辞离开，吩咐院内的婢女悉心照料于我，临行之时，又同疏影客套了几句。

疏影因心中不忿，脸色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寻云或许以为她还在为昨夜喜房之事不高兴，也未加计较。

待到房中只剩下我与疏影两人，我看着她轻笑道：“想说什么便说，你不是藏得住话的人。”

“小姐，你何苦这么委屈自己？”她忍了半晌，还是开了口，“堂堂慕容丞相的千金，即是在王府中，也足以随性而为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“疏影，慕容家族权倾天下，这自然是莫大的荣耀，但你可知，这其中也有不容忽视的祸根。自古以来，为人臣者的最大险境，莫过于功高盖主、威震朝野，主子必不能容一山二虎，终有一日会罗织罪名，将其斩尽杀绝。”

疏影一愣，“可是皇上向来都对慕容家优待有加，这次婚典不就是最好的印证吗？”

我轻轻地摇了摇头，“此番赐婚固然是天大的荣耀，可既有这样的珠玉在前，待到下一次慕容家再立功勋的时候，还有什么可再恩赏？若是真到了圣上赏无可赏的那天，那整个慕容家，便只剩下赐死一途了。”

疏影面色发白，“小姐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是说皇上会……”

“如今还没到那一步。”我安抚地握了握她的手，“只不过，从这次赐婚中已可窥见端倪。”

她不说话，只是看着我，而我把视线移向窗外，轻缓开口，“此次婚配天家，原是为了赏赐二叔年前出使齐越，平息战乱、缔结友好的大功。可是疏影，太子尚未娶亲，而如今三皇子的婚典竟然先于太子，此番违制，旁人只道是皇上偏宠三殿下，所以如此，或许事实也是这样。可是，我却不得不防另一种可能，皇上已经开始防范慕容家了。赐婚是情势所迫，不得不为，可他也并不愿意让慕容家的女儿婚配太子，而长了羽翼。”

“那为什么众多皇子中，偏偏是三殿下？”

“那是因为世人皆知三殿下圣眷最浓，此番违制，也便不会有人怀疑。”

“为了防备慕容家，就可以牺牲自己儿子的幸福，他不是最宠爱三殿下的吗？”

我笑了笑，天心九重，谁又能真正猜透。冷落不见得是真的冷落，宠爱也未必是真的宠爱。即便他的恩宠是真，然天家皇室，最不可依赖的便是君父恩宠，为了皇权，没有什么是不可牺牲的。